

心香一瓣

走在变老的旅途中

吴爱华

站到小凳子上,手电筒照着缝衣针,折腾了好久,总算把线穿进去了。有人说,衰老最先从眼睛开始,确实如此。

去年有几个晚上,睡觉时左耳里面好像有一台电动机,持续发出声音。去医院一看,说是神经性耳聋,做了个听力测试,结果是高频听力直线下降。担心多年后,别人跟我说话,会不会要像吵架一样高嗓门了。

都说牙齿是人体器官中最坚硬的,可几年下来,种植牙、烤瓷牙已经占了我一副牙齿的四分之一,还不断地修修补补。前几天又有一颗牙齿吃冷吃热感觉疼,跑去口腔科看。

排我前面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娘,说要做全口牙,医生一查,告诉她所有的牙脚都在,得全部拔掉才行。大娘急了,“医生,我有高血压,这么多牙脚不敢拔,你做做好事,帮我镶一副,我现在饭都不会吃,做人没意思了”。我替这位大娘难过,要装一副全口牙,看来还要经历漫长的痛苦。想起一句广告词,“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爱牙,尽早做起。

前几天洗头发,白发随发根不依不饶寸寸如新柳露芽,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有点伤感,时间真是褪色灵。已记不起是多少年前,当女儿帮我拔下第一根白头发时,我曾经是那样大惊小怪地发出绝望的声音。现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唉,又要染去发了。

说到记忆力衰退,我总会想起我的大妈。小时候,大妈常把几个堂姐的名字叫错,把我和我妹的名字叫错,有时候她也不好意思,说“年纪大了,乱叫了”。我现在还没到大妈的年纪,但记性明显差起来,明明手上拿着钥匙,却总会转着圈找钥匙,明明手机就在耳边打电话,却会跟对方说,我手机找不到了。去菜场,付了钱忘了拿菜的事也常有,去别的办公室问一件事,记不起要问什么事,同事们就开玩笑“你想起来了再来”。

艺境



布面油画《大风云》(局部) 郭大勇

妈妈的味道

胡圣宇

有一种味道，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岁月渐深，它慢慢渗入我的心田，常常令我眼角湿润。

周末，我回老家，推门而入，闻到了幽幽的膏药味，看见妈妈走路一瘸一拐，我知道，她的关节炎又发作了。我想陪她去医院，她淡然地说，年纪大了，不要紧的，贴几张筋骨膏药，熬一熬就过去了。

妈妈让我给她换一换膏药。我掀起衣服，见她背脊上贴满了膏药。我轻轻地抚摸着，问她疼吗？妈妈说贴了膏药好多了。

妈妈坐在凳子上，弓着腰背对着我。膏药已经严重卷边，快要粘不住了。她舍不得浪费每一张膏药，一定要等膏药像被霜打蔫了的茄子，才肯撕下来换掉。

我用热水帮妈妈擦了擦膏。妈妈一只手吃力地按着板凳，另一只手一点一点按着背脊，寻找痛点。按准了，便在痛处停下手指，重重地一按，按出一个印子来，让我贴上膏药。我一张一张地往妈妈背上贴膏药，望着妈妈瘦骨嶙峋的脊背，闻着熟悉的膏药味道，不禁有些哽咽。

妈妈是个心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与泥土庄稼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夏收夏种时，每天打了鸡血似的起早贪黑，顶着炎热与时间赛跑。生产队里，女人看着和男人一样的活。有一天，我去送点心，看见妈妈正从烂水田中，一脚深一脚浅地将一担稻谷挑出来。妈妈个子矮小，在越踩越烂的稻田中，脚越陷越深，妈妈艰难地将谷担挑到

丰子恺先生说:“因为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减的痕迹”,我想我也是这样渐渐地在变老。

生命，一半是经历，一半是感悟。衰老，也是一次次的感悟。除了身体上能感觉出来的老，有好多生活习惯、意识行为也渐渐在改变。

以前个子小,喜欢穿高跟鞋,现在明白舒服比好看重要得多。渐渐地从细高跟鞋到坡跟鞋到粗跟鞋到平底鞋到运动鞋,真正明白穿上高跟鞋是可以让世界看到你,但是穿上平底鞋,我们才能去看世界。

不再喜好热闹的聚会、不再追求时装名牌,不喜欢喝香浓的咖啡了;喜欢一人独处了,喜欢穿宽松随意的衣服了,喜欢喝清淡的绿茶了。

开始爱惜自己的身体了,不再长时间熬夜,因为知道欠下的每一份健康债,身体都会记得。也慢慢懂得,人生真正的幸福,其实是在繁华褪去,远离名利的简单里。在对待婚姻上也悟明白,到这个年纪,彼此相看厌厌相处不累,已是对得住双方,所以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我确实已经走在变老的途中,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但静下来想想,我还只有六十岁呀,如果活到父亲现在的年龄,差不多还能活上近30年。前几年看过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的“国医大师吴咸中”。这位92岁的老人仍然坚持上班出诊,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昔日的学生,一位70多岁的主任医师。两个人聊天中,吴医生对学生说,“你现在是最好的学习年龄,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时机”。

如果,70多岁方是最好的学习年龄,那么我这60岁,一定是尚处在人生中可以且

歌且吟的时段。

与真正的老相比,我现在还有很多可以自豪的东西,我的手脚还很灵活,每天晚上打上两个小时的乒乓球并不感到累;我的睡眠也还好,虽不能一觉睡到天亮,但中间醒一下,基本上也能再睡到天亮。我的味觉还没有退化。同事经常抱怨她妈妈的菜烧得越来越咸,吃得她血压都高了。她妈妈总是不咸啊,为此专门去问了一个老年科专家,最后得知老年人味觉减退与舌头萎缩、味蕾退化有关。我现在还能想吃就吃,没有三高。想出去玩时,说走就走。我得好好珍惜并享受这一段黄金岁月。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急着往前走,而忽略了享受美好的当下。比如孩子刚生下来时,我们希望他快快长大,能自己走路就好了;会走路了,又希望他能上幼儿园就好了;上幼儿园了又希望他能上高中住校就好了、上大学就好了、能工作就好了、成家就好了,一路急急地往前奔,没有好好享受当下的每一刻。

现在,每当我看到一个母亲拉着三个三四岁蹦蹦跳跳的小孩的手,我总会怀念起自己孩子的小时候。那时候我的孩子多么可爱啊,可为什么当时就没觉得呢?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这真的是一个让很多人有信心活成长寿老人的数字。从六十岁到七十岁,从七十岁到八十岁,如果命运眷顾,活到九十岁,这可能性也很大呵。

变老之旅漫长,但若想老得“自然而然”,需要学习,需要摸索。我们是在一点点变老、但同时也在接受变老,并老得平和从容。走在这条旅途中,每一个明天都无法超越今天的年轻,每一个今天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日子。

我们往前走,不是因为人生的路上有个终点,而是因为,路上有好多的风景。

吾土吾情

枫叶的故乡

竺泉

秋风送爽
又见山坡枫树上
红叶仨俩俩
勾起秋思几苍茫
当年那红叶
风中摇荡
雨中歌唱
我笑吻
叶红的芬芳
这一刻 这一幕
总是深深把她珍藏
阵阵秋雨
敲打着
我起皱的衣裳
湿润了
我热乎的眼眶
仿佛是秋的彷徨
还有你的倔强
我深深怀念
怀念枫叶的红妆
因为你种下了
我久远岁月的故乡
还有
一缕缕未来的阳光

梭子蟹·敲门砖

叶青

玉环的梭子蟹如今是一张美食金名片。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空,玉环坊间传说,梭子蟹是芝麻开门的“敲门砖”。

一

玉环人口语中的螃蟹一般指梭子蟹,立秋前后开始捕捞。白露以后梭子蟹变得肥美,蟹肉丝丝缕缕,莹白如玉。到了冬月,母蟹也开始长膏,黄膏金液,海味十足。天越冷,蟹肉蟹膏越发鲜甜。

玉环人烹制梭子蟹手艺是干蒸,而不是隔水蒸。盖上锅盖起武火,待蟹香喷涌而出,嗅觉如遭绑架,才转小火,闻到焦香味,立马关火。揭开锅盖,螃蟹没有一点水汽。把蟹一只只扶起来,翻转到正面,熟蟹比生蟹丰满些许,蟹盖如雕,眉目毕具。

玉环人喜欢把它们码在一个雕龙画凤大漆彩绘的木盘子里。男人们相约持蟹把酒,杯觥交错。

二

玉环人性格豪放,不拘小节,但吃起蟹来,却是从容自如,按箸徐行的样子,一只蟹甚至可以吃上四个小时。

旧时,玉环和温州之间往来的交通工具是轮船,不论从玉环坎门还是大麦屿码头,到温州港码头需历时四个多小时。一只螃蟹让枯燥的旅途变得浪漫而悠然。

掀开红亮的蟹盖,掏出蟹胃和蟹腮,用双唇吮吸蟹凹槽中半流质膏,那一口鲜,如瑶池甘露,需闭目销魂片刻,再把蟹从腰身处折成两半,比宁波人炆蟹十八斩细致多了,用手把蟹拆卸。循序渐进,从后腿肉,到小爪上棕色软壳内膜裹着的管肉,直至蟹钳藕鞭般白嫩肉和蟹螯关节那块小菱形肉,一一剔出,细细咀嚼。最后用蟹钳收拾蟹盖,连蟹壳两个尖角上的膏都完好无损,很有型地挖出来。就这样,把蟹咪酒,四个小时吃完一只蟹,尽享其美,不知不觉中船靠到了温州港码头。

三

过去玉环资源匮乏,是东海偏僻小岛,交通落后。但玉环人头脑灵光,嗅觉灵敏。当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时,他们背上行囊,裹挟在南来北往的人群中,奔向东西南北。

出远门乘绿皮火车,远的要坐两三天,近的也要一天一夜。逢冷天,干蒸的螃蟹容易携带和保存,常有人带上几只食用,也聊解旅途的寂寞。

在火车上除了睡觉,基本上都是坐在下铺或车窗边的椅子上。玉环人基本能讲三种语言,热情豪爽,与同车厢人聊天,遇到意气相合的,就在逼仄的车厢里天南地北,相谈甚欢。到吃饭时点,拿出携带的螃蟹,打开红彤形的蟹盖,展现黄澄澄的蟹膏,露出白嫩嫩的蟹肉。那时,内地人大多没吃过梭子蟹,甚至没有看过,十分好奇。问这是啥东西?那你尝尝吧,马上递过一只,一尝便觉得是天外之物。于是就取出糟烧,一起临窗啖啖,一来二往,逸兴遄飞,互留地址,成为朋友。

奇迹就是在情景反复出现时产生,类似于我们说的遇见贵人,到底是东北重工业基地还是西南国企的采购科长,或是黑龙江五联市某重型机械厂的领导,民间各有传说。总之,这就是鱼交鱼,虾结虾,蛤蟆找到蛙亲家。对方说你跑供销,我要业务,不是正好吗?就来我们厂里看看,什么产品你们能做。

外出闯荡的玉环人都有两把刷子。据口口相传,有一渔民只要看到对方需要的机械配件,就能把它画下来,画得十分精准。返乡后靠手功架刀口,内齿外齿,分毫不差,做出来的样品令对方十分满意,最终结下“秦晋之好”,合同单子纷至沓来,抢占了市场先机。

老人家还会指名道姓,某某汽配企业老板就是在火车上一只螃蟹捞到人生第一桶金,这当然是榆枋之见,但梭子蟹在某个特定时空是传递玉环人热情慷慨的分享精神和创业拼搏勇气的媒介。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玉环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如雨后天春笋般冒出。如今,汽配、五金阀门产业已载入玉环制造业史册,昔日偏僻的海岛县正迈向工业强市、活力之城。

我曾想:到底是谁带着梭子蟹坐绿皮火车与大企业结了亲家?答案并不重要。说不定吃螃蟹的供销员从来就没有偶遇过“贵人”采购员,传说只是民间的美好愿望。但玉环人确实是敢吃“螃蟹”的人。

桂花

在杭州

孟祖平

小时候,桂花花开时节,母亲常带我去满觉陇游玩,在赏桂之时,将新鲜桂花用湿毛巾包好,回到家,用西湖藕粉煮羹,撒几朵桂花搅拌,香浓美味,至今记忆犹新。

中秋赏桂习俗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唐宋时期,杭州桂花已非常出名。唐代,灵隐寺和天竺山一带有大量桂树种植,在杭州天竺寺西边,有一座小山名曰“月桂峰”,传说,此山就是中秋之夜“月中桂子”飘落之处,自古以来吸引了众多文人前去观赏。白居易在那里赏桂后,在离开江南之时,仍对当时情景念念不忘,留下千年名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那亭枕上看潮头。”唐代以后,杭州桂花在全国闻名遐迩,持续千年,如今,桂花是杭州之市花。

宋代,除了赏桂,亲朋好友之间,又有了赠送桂花习俗,苏轼《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赠元素》诗中,曾描述一段趣事:在中秋时节,他收到天竺山朋友送来桂花,借花献佛,赠给好友。在苏轼看来,来自天竺山的桂花是月中仙种,弥足珍贵。

“满陇赏桂”则在明代之时就已流行。据明代高濂《满家弄看桂花》记载,当时满家弄(即满觉陇)一带桂树众多,山道边种植桂花树多达千株,金秋时节,秋风吹来,桂花纷落,宛似雨点,景色迷人,置身桂树之下,赏桂品茗,静坐听风,风中带着桂香,深吸一口香风,神清气爽。

杭州自古还有饮桂花龙井茶习俗,每年桂花盛开季节,杭州茶农会用桂花熏制桂花龙井茶,其制作十分讲究。据杭州茶农介绍,用来做桂花龙井的桂花,多是含苞待放的桂花,须在凌晨采摘,此时采的桂花带露水,最为适合。

记得小时候,奶奶也常用桂花做成美食。桂花糯米藕,做法是用莲藕切掉一头,将糯米填入藕孔之中,上锅蒸熟后,淋上桂花糖蜜,香甜美味;桂花山药,是一道开胃凉菜;桂花红烧鸡,用小火慢炖而成,出锅之时,气味香醇,肉嫩鲜美。

老杭州人家婚嫁喜事,更有制桂花喜糖的习俗。古时候,杭州中产家庭都藏有家传硬木印板,上下两块,合为一副,每块印板刻有双喜、双鱼、双钱、五福等吉祥图案。将桂花糖泥放入印板印制图案后制成的桂花糖,须先盛置朱红漆盒之中,待喜庆之时才能享用。

杭州婚庆喜糖用桂花糖的习俗,在二十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仍盛行。小时候,邻里有婚庆之喜事,小孩子会争相簇拥,去拿桂花喜糖。当时的喜糖糖纸,有一种用玻璃纸包装,是孩童玩耍的玩具。每次吃完糖,将其洗净晾干,放入书本压平,玩耍之时,把玻璃糖纸放在手心,会因为手心热度而卷起。小朋友之间相互比赛,看谁的糖纸手翻卷的快,谁就胜出,胜者赢得糖纸,将其收入囊中。开心场景,至今记忆犹存。